

# 论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的二分

——托克维尔、马克思、雷蒙·阿隆自由观比较

肖 贵, 罗成翼<sup>①</sup>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雷蒙·阿隆对自由概念的划分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由问题认识的深化。其中形式自由中仍然涵盖了之前康德思辨自由概念注重形式合法性的因素,而实际自由则是在此基础上对自由问题的一种升华与现实化、具体化,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沿着托克维尔这种现实化、具体化的方向走到了极致。而雷蒙·阿隆相比于马克思则又表现出了向传统自由观回归的明确倾向。与托克维尔相比,他的自由观中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考虑,而不再局限于像传统哲学那样将自由的所谓先天形式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关键词]** 形式自由; 实际自由; 托克维尔; 马克思; 雷蒙·阿隆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5-0035-04

1963年,雷蒙·阿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提出一种划分自由的新方式——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这种划分对二战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及重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论自由》一书中,阿隆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进行了梳理,尤其是将二者对两种自由形式的涵义及表现形式的认识做了深入的分析 and 比较。

## 一 托克维尔:形式自由的倚重

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托克维尔在其众多著作中虽没有明确提出形式自由这一概念,但他处处明确列出了自由的各个方面,如“治国的能力,权力的保障,思想、言论和写作自由”<sup>[1]</sup>,这些皆属政治自由的范畴之内。而托克维尔正是将其视为最好的价值。

自由—独立,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中才能真正地实现。传统自由主义在托克维尔所处时代暴露出一些片面的、僵化的观念:个人主义的膨胀,政治冷漠的加剧,政治精神的忽视等,这些都将人民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阻碍了政治自由的发展,使人们成为缺乏公共意识的个体。而托克维尔认为,法国的分裂正是由于丧失了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而造成的,公共事务由中央政府垄断,从而导致个体之间因无共同利益而难以凝聚,“排斥政治和政治自由导致人民发动革命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

革命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对政治和政治自由的恐惧,从而为专制奠定基础。”<sup>[2]</sup>个人主义的膨胀将公共德性日益摧毁,公共美德和公民精神日益枯竭,人们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日益淡薄,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避免公民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使人民的政治生活能处在理想的状态,托克维尔认为就必须培养公民的情感、观念和信仰。这其中,政治自由即形而上的自由显得尤为重要。

托克维尔认为形式自由的主要条件是政治制度,如联邦制、代议制、分权与制衡、司法审查等。“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强制’,保证每一个人都有权在与其他人自由交往的条件下过自己的生活。”<sup>[3]</sup>在此,他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公民层面出发来理解形式自由的思想。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讲,托克维尔强调三权分立和地方分权,他认为分权不仅是保障自由的手段同时也是行使自由的手段。就公民层面而言,托克维尔崇尚乡镇自治,他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自由精神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实现公民政治自由的乡镇自治,“毫无疑问,今天统治美国社会的那些伟大政治原则,是先在各州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州的政治或行政生活,均集中于可以比做指挥人体活动的神经中枢的三个行动中心。依次序来说,这三个中心是乡镇、县和州。”<sup>[4]</sup>他对美国的乡镇自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乡镇组织之

**[收稿日期]** 2012-09-13

**[作者简介]** 肖贵(1987-),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sup>①</sup>南华大学教授,博士。

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sup>[4]</sup>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乡镇自治不仅让人们学会了如何自己运用自由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乡镇自治也让乡镇成为自由而有凝聚力的集体。

同时,托克维尔还非常重视一个国家微观的、非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除政治制度及社会层面之外,他还提出了以中间权力或次级团体为载体的社会层面。其中,中间权力包括:结社、新型贵族(主要指法学界)、报刊和宗教。结社不但能够让人们自由地参加公共生活,还能阻止集权行政的暴政。“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与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这样的相互作用,在民主国家几乎等于零。因此,民主国家要人为地创造这种作用,而能够创造这种作用的,正是结社。”<sup>[4]</sup>美国的新型贵族(法学界)在美国拥有巨大的权威和广泛的影响力,它是维护美国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托克维尔还高度评价了报刊在维护自由中的作用,他认为,“被最软弱和最孤立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报刊可以使他们向本国的公民和全人类求援。”<sup>[4]</sup>报刊它不仅为公民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还为公民提供了了解地方事务的途径,为行政分权提供了手段。就宗教而言,“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解决是‘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组成部分’”<sup>[5]</sup>。宗教信仰能使每个人都积极维护共和政体,是西方国家维护政治稳定的有效途径。因此,托克维尔看到了这种微观的、非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它在完成自由的政治制度设计之余还能塑造自由的政治文化。

与 G·Neckel 定义的“自由乃指有保障且有权利的人”<sup>[6]</sup>相同,托克维尔崇尚的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形而上的自由,这种形而上的自由在自由民主制中表现为公民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

## 二 马克思:实际自由是自由的最终形态

与托克维尔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形式自由却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实际自由才值得去追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虽无一部著作专门研究自由问题,但自由却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并且贯穿于整个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理解的将实际自由定义为一种可行性能力不同,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实质上是一种实际的、具体的且真实的全人类的自由。

马克思对自由权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其对虚伪自由权的批判上。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所谓的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无产阶级一直饱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奴役,甚至于国家的本身也是由垄断者和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少数人所操控。马克思曾深刻地揭露:“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sup>[7]</sup>同时,马克思之所以认为托克维尔所珍视的政治自由是“形式的”,“不是因为他轻视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而是因为在在他看来这些自由是无足轻重的,是因为实际生活条件阻止大多数人真正地享有这些主体的权力”<sup>[1]</sup>。

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西方国家,这些都仅仅是限于形式上的。民主仅限于政治上的民主,平等也仅仅是在选票上,就连西方国家最具权威的宪法也不能阻止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奴役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才是享有实际自由的主体,而无产阶级就仅仅只能从形式上去获得那些所谓的平等权。普选权、议会制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代名词,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只不过是用来蒙蔽无产者双眼的虚伪的自由权。在法国,普选权被政府滥用,致使其对公民来说只是纸上谈兵,因而不可能监督公民正确地选出统治国家的那些人,进而导致西方国家这种最为普通的民主权力成为一个空壳,成为一种抽象的权力形式,成为欺骗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

同时,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也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实质上就是专制主义的附属物,他还这样写道,如果实际的生活,每天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的生活都要受制于主人的权力,那么形式自由——言论、写作、选择其代表和宗教信仰的权力——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在形式的、虚伪的自由权与实际的、现实的自由权之间,马克思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人的自由只有通过解放才能实现。与托克维尔不同,马克思注重的是人的解放而非仅仅是政治上的解放,他认为,政治上的解放仅仅是从权利上赋予人自由,而整个人类的解放才能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生活。“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

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sup>[8]</sup>

同时,他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解放自己的一种手段;而人类解放却不同,它的使命是要解放全人类,让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真正成为现实利益的既得者。换言之,纯粹的政治解放不能使人实现自我,它不能解放真正的人;只有人类解放才能使人民群众在改善生活水平和参与集体生活的双重意义上获得切实的利益。

马克思处在新旧哲学以及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交替的时代,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思想先驱之一,他在自由问题上与古典哲学的精致思辨断然决裂。但他所提倡的实际自由彻底落实的前提是人与社会的完全统一;这时政治国家成为冗余,以政治权利为表象的形式自由这时也就不再需要了,实际自由就成为自由的最终形态。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自由只能是人们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切切实实感受得到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之类不过是自由的空洞形式,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剥削阶级做出的美好而虚假的承诺,自由根本无关形式,形式自由不但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反而是人类在实现真正自由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障碍。

### 三 阿隆:形式自由是实际自由的根基

阿隆将自由划分为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就是采用了西方哲学中传统的二元论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折中主义的态度。在《论自由》一书中,阿隆相继使用了“单数的自由”和“复数的自由”、“主观的自由-权利”和“实际的自由-能力”、“摆脱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无禁止的自由”和“实际的能力自由”、“作为自由的政治权利”和“作为能力的社会权利”等概念,这些概念虽看似不同,但稍作分析,便可知它们实际上是为了阐明和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相关的特殊现实,是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这两个概念的一种混同,“仍然有意义的东西便是无自由和无能力在我们的时代的混同。”<sup>[1]</sup>

阿隆认为,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二者的对立并不能说明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之间不可相容,相反,西方社会和美国社会表明,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不仅不是不相容的,而且在我们的时代,在同样的社会中,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也并非不完善地被实现。所以,在他看来,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苏维埃制度和西方制度的辩证法不能归结为从赞成到反对的讽刺性颠倒。

因此,阿隆觉得不能为形式自由而丧失实际自由,也不能为了实际自由而抛弃形式自由,二者对其来说缺一不可。

在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之间,阿隆始终坚持以形式自由来统摄实际自由。他辩证地分析道:“作为自由的组成部分的实际自由越多,就越应该强调所谓的形式自由,不管是个人自由还是政治自由,远不是虚构的,它们是对付普罗米修斯的急躁或专制主义的野心的必要保证。”<sup>[1]</sup>由此可见,阿隆始终将形式自由作为实际自由之根基。苏联模式,尤其是斯大林模式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以让人民享有实际自由为幌子剥夺了人民的形式自由,导致自由民主权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最终走向专制独裁,就像阿克顿爵士的名言所说,“绝对的权力还是导致了绝对的腐败”,由此看来,实际自由要在形式自由的框架之内才能运行良好,换言之,形式自由是实际自由之根基。

阿隆在《论自由》中指出,经过苏联和东欧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实验证明,共产主义构想的实现对于当时以及可预见未来的人们来说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而在此之前,政治国家作为暴力的统治工具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现实,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在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之间做出妥协,而且首先要以形式自由来防止国家权力对于私人利益的侵害。这样看来,雷蒙·阿隆对于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的定位看似反映了他对于历史的精确把握,符合当时现实的政治环境,但实际上他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即托克维尔的立场上来调和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之间的矛盾。

由此可见,阿隆这种褒扬形式自由,贬抑实际自由,进而将马克思的实际自由观视为与托克维尔形而上的自由观根本对立的论证思维具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可见,阿隆虽然汲取了马克思关于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的辩证理论精髓,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以形式自由来统摄实际自由,不仅未能超越马克思,反而是一种倒退。

### 四 小结与启示

雷蒙·阿隆对自由二分法标志着人类对于自由问题认识的深化,自由从此不再仅仅是康德、黑格尔式的抽象概念间的演绎推理,也不仅仅是纯粹精神性的自由意志,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丰富活动形态,个人的自由与整个国家的运作,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联系逐渐被揭露出来。其中形式自由中仍然涵盖了之前康德思辨自

由概念注重形式合法性的因素,而实际自由则是在此基础上对自由问题的一种升华与现实化、具体化,马克思的贡献就在于沿着托克维尔这种现实化、具体化的方向走到了极致,使后人充分明了了人类自由的现实形态与发展进程,而雷蒙·阿隆相比于马克思则又表现出了向传统自由观回归的明确倾向。与托克维尔相比,他的自由观中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考虑,而不再局限于像传统哲学那样将自由的所谓先天形式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虽然从某种角度讲,他仍然是一个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仅如此,阿隆对两种自由的论证方式及辩证思维透视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特质,这对我国当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理论及现实的指导意义。

### (一)形式自由的启示

形式上自由为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种有益参考。与实际自由相比,形式自由所强调的虽是一种抽象的自由权,但它对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当今,我国在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的同时还要在政治形态及民众精神文化等非物质需求层面满足人们的需要;在实现人们的基本发展机会及能力的基础上还要保证人们的基本权益不受侵害。

所以,当前我国要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总的要求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要将政治体制改革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结合起来,依法保证群众的参与权及平等发展的权利;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坚持依法治国;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加强公民的直接监督权等等,这些形式自由权利都应得到坚实而有效的保障,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 (二)实际自由的启示

实际自由为我国解决和改善民生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的实际自由观的主旨就是要让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感受到真正的自由,这恰恰源于其对民生的现实性关切,他认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8]</sup>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等一系列民生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要想改善和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就必须注重人的发展,将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放在首

位,着力解决好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要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只有把解决和改善民生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我们才能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的发展,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现实成果。

综上所述,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并非背道而驰。实质上,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自由。由此表明,这两种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并非是不相容的。换言之,就是要以实际自由促进和保障形式自由;以形式自由规范实际自由。

公民的实际自由主要表现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能够享有的真正自由,这种实际自由的实现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要求。所以,要改善民生问题就得用公民的实际自由来促进和保障公民的形式自由;同时,公民的形式自由主要表现为人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为此,就需要以公民的形式自由来规范实际自由。用形式自由规范实际自由,不仅要规范公民的实际自由——公民在不侵犯他人的形式自由为限度来实现自身的实际自由,还要规范政府的权力——政府也必须以不侵犯公民个人的形式自由为原则来行使其公共权力。

总而言之,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民权主要体现了形式自由的要求,民生则体现了实际自由的要求,而这两者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背景下更是要求实现二者的统一。因此,从我国的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应该通过民权与民生的双向互动和动态平衡来实现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的辩证统一。

### [参考文献]

- [1] [法]雷蒙·阿隆. 论自由[M]. 姜志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6-143.
- [2] 崇托. 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12.
- [3] F. H. Knight. Freedom and Reform [M]. New York, 1947:193.
- [4] [法]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 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5-876.
- [5] 转引自徐俊忠,黄寿松. 政治自由及其意义的限度——列宁的理解与启示[J]. 哲学研究,2006(2):12-18.
- [6] G. Neckel. Adel Und Gefolgschaft [M].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e, XLI. 1916:403.

(下转第83页)

(上接第 38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227.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9.

## On Formal Freedom and Actual Freedom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Freedom Viewpoints of Tocqueville, Marx, and Raymond Aron

XIAO Gui, LUO Cheng-y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division made by Raymond Aron towards the concept of freedom marks human'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reedom problem. Between the two freedom forms, the formal freedom still covers the factors of Kant's speculative free concept which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 legality, while the actual freedom is based on this and give a sublimation and actualization to the problem of freedom, and what the contribution of Marx's is that he went to the extreme along the direction of actualization, and crystallization proposed by Tocqueville. However, compared to Marx, Raymond Aron shows a clear tendency toward the regression of traditional freedom views. Compared with Tocqueville, Raymond Aron's view of freedom has more realistic consideration, and is not confined to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y longer which puts the so-called innate form into the absolute priority status.

**Key words:** formal freedom; actual freedom; Tocqueville; Marx; Raymond Aron